

許鈞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第六編 第七冊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上)

張道升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 編

許 燦 輝 主 編

第 7 冊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上）

張 道 升 著



T1621282

1621282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上）／張道升 著——初版——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8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編：第 7 冊）

ISBN：978-986-322-662-8（精裝）

1. 古文書 2. 契約 3. 戰國時代

802.08

103001863

ISBN-978-986-322-662-8



9 789863 226628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六 編 第 七 冊

ISBN：978-986-322-662-8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上）

作 者 張道升

主 編 許鈞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六編 16 冊（精裝）新台幣 3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侯馬盟書文字研究（上）

張道升 著

作者簡介

張道升（1976～），安徽肥東人，2000年獲得安徽師範大學文學學士學位，2006年、2009年分別獲得安徽大學文學碩士、博士學位（導師：徐在國教授），2011年9月至2013年6月在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做全職博士後（合作導師：李運富教授）；2000年至2003年在肥東縣白龍中學任教，2009年迄今在合肥師範學院文學院任教；2011年評為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字學、字書學，任教古代漢語、中國文字學、訓詁學等課程，迄今已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出版專著2部，主持省部級項目2項、廳級項目5項、校級項目3項，為中國辭書學會、中國文字學會、安徽省語言學會會員，安徽省辭書學會學術秘書。

提 要

侯馬盟書是1949年建國以來我國的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已成為國寶級的文物。盟書文字是用朱筆或墨筆寫在圭形或璜形的玉石片上，內容極為重要，是戰國石器文字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論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和附錄。

第一章為侯馬盟書研究綜述。本章概括敘述了侯馬盟書公佈以來的研究成果並分析其存在的問題，說明對侯馬盟書研究仍有其必要性：自侯馬盟書發表以來，半個世紀過去了，有必要對侯馬盟書的文字研究成果加以全面彙集和對侯馬盟書字形考釋成果做一次新的檢討。

第二章為侯馬盟書文字集釋。本章輯錄了目前所能見到的有代表性的研究侯馬盟書的文章，主要摘錄其中對侯馬盟書文字字形的分析、字義的闡釋部分，其他則從略。首列具有代表性的字形原拓，後加辭例，接著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各家的考釋，各家的觀點一目了然。最後是按語部分，是筆者對各家的觀點進行的評述，或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比如：「𠄎」，舊多未釋，筆者根據最新出土的楚簡材料，認為應釋為棋；「因」，筆者認為它應是圍的異體；「𠄎」，侯馬盟書摹本為𠄎（𠄎），錯誤；此字上從羽，非從魚，下為屮，應嚴格隸定為𠄎；字待考。

另外，按語中還對部分侯馬盟書的文字形體做了梳理，如「𠄎」字可與金文中的形體比較；「𠄎」字可與戰國古璽中的「𠄎」字比較，古璽所從的「𠄎」，當是「𠄎」形之省。

附錄。包括七篇學術論文：一、侯馬盟書研究綜述。二、讀侯馬盟書文字割記三則。三、《侯馬盟書·字表》校訂。四、《古文字詁林》中所收侯馬盟書部分的校補。五、《古文字譜系疏證》中所收侯馬盟書部分的校訂。六、秦代「書同文」的前奏與實現——論先秦幾種重要石器文字在漢語規範化中的作用。七、從神靈世界向現實世界的演變——從出土文獻的盟誓文書中看神靈崇拜的式微與革新。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侯馬盟書研究綜述	1
第二章 侯馬盟書文字集釋	7
一、《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一	9
二、《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二	19
三、《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三	49
四、《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四	73
五、《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五	87
六、《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六	111
七、《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七	133
八、《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八	167

下 冊

九、《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九	187
十、《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十	199
十一、《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十一	221
十二、《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十二	227
十三、《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十三	241
十四、《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十四	257
十五、《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合文	273
十六、《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存疑字	277
參考文獻和註釋	287
附錄：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	293
一、侯馬盟書研究綜述	293
二、讀侯馬盟書文字筭記三則	298
三、《侯馬盟書·字表》校訂	302
四、《古文字詁林》中所收侯馬盟書部分的校補	318
五、《古文字譜系疏證》中所收侯馬盟書部分的校訂	324
六、秦代「書同文」的前奏與實現——論先秦幾種重要石器文字在漢語規範化中的作用	333
七、從神靈世界向現實世界的演變——從出土文獻的盟誓文書中看神靈崇拜的式微與革新	341
後 記	351

第一章 侯馬盟書研究綜述

侯馬，古稱新田，有「晉南重鎮」之稱。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就是溝通燕、秦、蜀的通衢之地。史載，春秋時代的晉國，曾有五都五遷：唐一都也，晉二都也，曲沃三都也，絳四都也，新田五都也。唐在今翼城，晉在今臨汾，曲沃在今聞喜，絳在今曲沃，新田在今侯馬。晉國將新田作為都城達 209 年，起自西元前 585 年，終於西元前 376 年被韓、趙、魏三家分晉之時。

1965 年 11 月～1966 年 5 月，考古工作者在牛村古城附近的澮河北岸臺地上發現並發掘了侯馬盟書。這些盟書是用筆蘸朱砂（少數為蘸墨）寫在玉片、石片上的，數量達 5000 餘件，已整理出可讀者 656 件。^{〔註 1〕}盟書及其反映的歷次盟誓，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因此，這一發現立即震驚了考古界、歷史界、文字學界甚至書法界。侯馬盟書，因之被列入 1949 年建國以來我國的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已成為國寶級的文物。^{〔註 2〕}

盟書，是古代結盟立誓，舉行敵血盟禮時所載錄的文辭，也稱為「載書」，後亦泛指誓約文書。春秋時代盛行盟誓，據《周禮·司盟》等書記載，古代盟誓時所寫的盟書都是一式兩份，一份藏在掌管盟書的專門機構——盟府裏，作為存檔；一份祭告於鬼神，要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侯馬盟書便是埋在地下的

〔註 1〕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140。

〔註 2〕 張頌，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3。

那一份。

侯馬盟書，按其內容，大體上可分為六類十二種：

(一) 宗盟類：這一類盟辭內容是同姓宗族的參盟人要求他們內部之間團結一致共同打擊敵人。強調要奉事宗廟祭祀（「事其宗」）和守護宗廟（「守二宮」），反映了主盟人趙鞅（趙孟）為加強晉陽趙氏宗族的內部團結，以求一致對敵而舉行盟誓的情況。這一類中又可分為六種，五百一十四篇，分別埋於三十七個坑中。

(二) 委質類：這一類盟辭內容是從敵對陣營裏分化出來的一些人物所立的誓約，表明與舊營壘決裂，並將自己獻身給新的主君（「自誓於君所」）；被誅討對象除五氏七家而外，又增加四氏十四家（比鑿、比杼、比魯、比強、比癩、趙朱、趙喬、閔舍、閔伐、邵城等。比氏中，欽及新君弟子孫、墜及新君弟子孫和比彥之伯父、叔父、兄弟之族未計在內），已多至九氏二十一家，文字篇幅最長。字跡可辨識者共七十五篇，分別出土於十八個坑位中。

(三) 納室類：這一類盟辭內容表明，參盟人發誓，自己不「納室」（不擴大奴隸單位），也要反對和聲討宗族兄弟們中間的「納室」行爲，否則甘願接受誅滅的制裁。字跡可辨的共五十八篇，集中出土於坑六七號。

上述三類均用朱紅顏色書寫。以下兩類用黑墨書寫：

(四) 詛咒類：在清理存目盟書過程中，從一〇五號坑出土的標本裏，又發現了十三件有隱約文字痕跡，字跡黑色，大都殘損，無法辨識完整成篇的辭句；內容並非誓約，而是對既犯的罪行加以詛咒與譴責，使其受到神明的懲處。

(五) 卜筮類：這是盟誓中有關卜筮的一些記錄，不是正式的盟書。發現了三件，是寫在圭形或璧形玉片上的。

(六) 其他：除上述五類外，還發現少數殘碎的盟書，內容特殊，但由於辭句支離，無從瞭解各篇的全貌。其中只有一件保存著「永不明（盟）於邯鄲」一個與以前不同的完整的句子。這樣一些盟書，列為「其他」。（註3）

〔註3〕以上六段文字係筆者根據《侯馬盟書》（張領，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增訂本：11~12）、高明先生的《載書》（中國古文字學通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6：420）和江村治樹先生的《侯馬盟書考》（文物季刊〔J〕，1996，1：81~96）加以整理的。

關於侯馬盟書的盟主，學術界有兩種意見：張頴等先生的簡子趙鞅說；唐蘭、高明等先生的桓子趙嘉說。

我們贊同唐蘭等先生的觀點，侯馬盟書盟主為趙嘉（趙桓子），盟書主盟人約在晉定公十七年（約西元前 424 年）舉行盟誓的。

侯馬盟書的國內外研究概況如下：

（一）專 著

1、《侯馬盟書》

侯馬盟書自 1966 年出土面世後，就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震動。1976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著的《侯馬盟書》。該書公佈了侯馬盟書的所有圖版、摹本，書後還有《侯馬盟書·字表》。張頴先生對侯馬盟書做了整理與研究，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值得稱道。由於侯馬盟書圖版不清晰，所以摹本極為重要，而《侯馬盟書》的特色就是摹本精良，摹本是張守中先生做的。書後所附的《侯馬盟書·字表》也是張守中先生做的。山西古籍出版社於 2006 年 4 月又出版了《侯馬盟書》增訂本。

2、《侯馬盟書研究》

《侯馬盟書研究》是 1993 年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學部曾志雄先生的博士論文。

該書共有五章組成：第一章，春秋盟誓概說；第二章，侯馬盟書的發現和研究；第三、四章，侯馬盟書釋例；第五章，侯馬盟書文字特點。該書重點探討了侯馬盟書的年代，對侯馬盟書的部分文字做了釋讀，對侯馬盟書一字多形的成因作了細緻分析，提出了 12 個原因，進而總結出了侯馬盟書文字的七大特點。可以說，該書是續《侯馬盟書》出版後，又一部專門研究盟書的大著。

除上述二部專著外，還有〔日〕平勢隆郎的《春秋晉國「侯馬盟書」字體通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988 年 3 月）、汪深娟的《侯馬盟書文字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年）等。

（二）論 文

涉及侯馬盟書的論文非常多，我們主要從古文字考釋的角度略作舉例。侯

馬盟書公佈後，許多著名專家學者如郭沫若、唐蘭、陳夢家、朱德熙、張頴、李學勤、裘錫圭、孫常敘、高明、李裕民、黃盛璋、李家浩、吳振武、何琳儀、馮時、劉釗、曾志雄、唐鈺明、董珊及日本學者江村治樹、平勢隆郎等均發表過涉及盟書的研究文章。

張頴先生最早發表《「侯馬盟書」叢考》、《「侯馬盟書」叢考續》等系列文章，系統考證厘清了侯馬盟書文字、內容及相關史實，揭示了盟書的科學內涵。但仍有許多疑難字誤釋或未釋，後經過學者的努力，大多得到解決。比如：

宀字，原先都誤釋為「宗」，黃盛璋先生最早指出了二字的差別，將二字分開，意義尤為重大。從此，戰國文字中其他國家的「宀」字也得到了確認。

𠂔，朱德熙、裘錫圭先生釋「𠂔」，認為是「陞」字初文。

「麻臺非是」，朱德熙、裘錫圭先生釋為「滅夷彼氏」，謂即《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的「昧雉彼視」。

吳振武先生對「過」、「誼」、「兩」、「良」、「莖」、「鈔」等字的釋讀，李家浩先生對「弁」及從之字的釋讀，劉釗先生對「牽」字的釋讀等，均是考釋盟書疑難字詞的典範。

其他諸說不一一徵引，詳見集釋部分。

但侯馬盟書中仍有一些疑難字未得到解決，如：

𠂔：不顯～公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工作站釋「晉」，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從之，後放棄。

陳夢家先生隸定為「𠂔」，高明先生引李家浩先生說此字當釋為「出」，戚桂宴先生從之。吳振武先生認為從「山」從「敬」省，可隸定成「𠂔」或「𠂔」應讀作「頃公」，即指晉頃公（在位於西元前 525～512 年）。蘇建洲先生以為侯馬的 𠂔 及 𠂔，下面皆從「山」，上面則分別從「止」與「屮」。最新的釋法是魏克彬先生，他在整理溫縣盟書的過程中，發現有三片盟書在 𠂔 字的位置上用了「嶽」字。他讀為「嶽」，主張「𠂔公」不是晉國的先公而是一位山神，名為「嶽公」。還有釋「皇」，釋「幽」之說，字形差別太遠，不具引。

魏克彬先生的釋法最引人注意，由於溫縣盟書的材料還沒有完全發表，我們看不到相關字形，期待溫縣盟書早日全部公佈，相信對此疑難字的解決會有幫助。

類似的疑難字還有𠄎（一：一）、𠄎（三：九）、𠄎（一五六：一三）、𠄎（九八：一）、𠄎（一〇五：一）、𠄎（一〇五：二）等。

侯馬盟書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爲了幫助人們釋讀疑難字，可以編著《侯馬盟書文字研究》。首先是文字集釋，對侯馬盟書文字資料進行綜合的整理。文字釋讀是基礎工作，侯馬盟書文字中還有一些字尚未釋出，即使對一些已釋的字，也是議論紛紛、各有說辭。爲了使人們對研究情況有一個整體認識，針對侯馬盟書文字綜合性研究明顯不足這一缺陷，文字集釋可對侯馬盟書文字考釋成果做一個全面梳理，志在於彌補這方面缺陷作一個嘗試。並在吸收學術界最新科研成果的基礎上，對侯馬盟書字形考釋成果做一次新的檢討，力爭考出部分疑難字。《侯馬盟書文字研究》就是對諸家說法的一次總結，這不僅爲以後的文字釋讀工作提供材料上的方便、可靠的平臺，而且對於整個春秋戰國文字的研究將有推動作用。

侯馬盟書是戰國三晉、戰國玉石文字中的重要資料，在文字學、先秦史研究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價值。侯馬盟書與河南溫縣盟書極相似，對侯馬盟書的深入研究也爲即將公佈的河南溫縣盟書的研究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溫縣盟書與侯馬盟書年代相近，盟書內容和盟書形制相似或相同，盟書所反映的歷史事實相同，因而它們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註4〕}通過對侯馬盟書文字的研究，有利於深化對溫縣盟書的研究，最終有利於揭示春秋末年的歷史史實。




〔註4〕程峰，侯馬盟書與溫縣盟書〔J〕，殷都學刊，2002，4：46。

第二章 侯馬盟書文字集釋

凡 例

- 一、本部分所收字，均見於《侯馬盟書》（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文物出版社，2006年增訂本）的摹本。
- 二、正編字頭用繁體，大致按照《說文解字》一書順序排列，不見《說文解字》的字，按偏旁部首附於相應各部之後，右上角加※號以示區別，或體用（）表示。
- 三、正編字頭如與《侯馬盟書·字表》隸定不同，即在第一行列出《侯馬盟書·字表》的釋法。如相同，《侯馬盟書·字表》的隸定皆省去。
- 四、每一字下皆先有代表性字形，後有辭例，接著注明出處，如一：一
（1），一：一表示字形原所在的編號，（1）表示第一豎行。
- 五、所錄字形，全採用掃描，以存其真。字形高度以1.2釐米為準。
- 六、每一字頭下所錄各家考釋資料，原則上依出版時間先後排列。各家考釋資料之前冠以作者姓名，文末注明出處。
- 七、各家考釋資料後面是筆者按語。筆者如贊同諸家說法，且沒有要補充的，按語皆省去。
- 八、存疑字有兩類，一類為不便於歸部的字，另一類為字形清晰但不知為何字者。
- 九、鑒於本書的性質特點，全文採用繁體通用字排印。

《侯馬盟書文字集釋》卷一

吏 一、一：四〇（1），～毳歲。二、一六二：一（2），～醜。
三、三：二〇（7），巫覡祝～

《侯馬盟書·字表》320頁：史。

湯余惠 史，職官名，掌文書祭祀等事。（侯馬盟書〔M〕，戰國銘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9：197）

曾志雄 盟書「史」字基本上上從「古」，下從「又」。其「古」旁之「十」多作「十」作，屬新形式，少數作「†」，屬老形式；而於「口」部大多加一橫劃作「甘（日）」形，亦屬新形式。（侯馬盟書研究〔D〕，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學部博士論文，1993：102）

何琳儀 吏 侯馬三〇三，～醜（戰國古文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8：104～105）



湯余惠，賴炳偉，徐在國，吳良寶：吏。（戰國文字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2）

湯余惠，賴炳偉，徐在國，吳良寶：史。（戰國文字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84）

黃德寬 等 吏 侯馬三〇三，～醜（古文字譜系疏證〔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52）

按：～，從一，從史；一或變為圓點（），史亦聲。史、吏本一字分化。

盟書中「～毳、～醜」之～，因在同類盟書中，參盟人有「政」（一：三八）、「仁柳剛」（一：四一）等，姓名前皆沒有職位名，故此二處「～」也不應為職官名，應為姓氏，讀「史」。「巫覡祝～」之～，讀「史」，職官名。《戰國文字編》的前後隸定應統一。

上（堂） 七七：九（1）、三：一五（1），～



《侯馬盟書·字表》347頁：堂，七七：九


《侯馬盟書·字表·殘字》380頁：三：一五

何琳儀 堂 侯馬三三〇，～

～，從上，尙聲。上之繁文。參上字。（戰國古文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8：682～683）

按：～，雙聲符字，在上的基礎上綴加了聲符尙（或尙省）。盟書中～，宗盟類參盟人名。

祝 三：二〇（7）、三：二一（7），而敢不巫覡～史

曾志雄 盟書「祝」字「從示從兄」，「示」旁頭頂大多數都加一短劃，「兄」旁一律寫作，張振林認為這是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的寫法。（《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頁74）（侯馬盟書研究〔D〕，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文學部博士論文，1993：189）

何琳儀 祝 侯馬三一八，而敢不巫覡～史

侯馬盟書「～史」，司～之官。《禮記·王制》「～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左·桓六》「～史正辭，信也。」（戰國古文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8：193）

黃德寬 等 祝 侯馬三一八，而敢不巫覡～史

～，本像人跪於神主前有所禱告之意。侯馬盟書「～史」，司～之官。

《禮記·王制》「～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左傳·桓公六年》「～史正辭，信也。」（古文字譜系疏證〔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529～531）

※極 𠄎三：一（6），明～覲之

張頴 「𠄎」有的地方書作「𠄎」，爲「極」字。《晉姜鼎》銘文中有「作憲爲極」（見《兩周金文辭大系》），郭沫若院長解「極」字爲「百政總揆，眾庶準則」之義。祭文之「極」亦有此義。從玉片祭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祭祀時許多家族集於「晉邦之陵」而群呼其「明」，「吾君其明極」。（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J〕，文物，1966，2：2～3）

何琳儀 極 侯馬三二〇，明～覲之

～，從示，亟聲。

侯馬盟書「～覲」，讀「極視」，參見「亟」。（戰國古文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8：33）

湯余惠，賴炳偉，徐在國，吳良寶：極。（戰國文字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0）

黃德寬等 極 侯馬三二〇，明～覲之

～，從示，亟聲。侯馬盟書「～覲」，讀「極視」，參見「亟」。（古文字譜系疏證〔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74）

按：盟書中～，讀爲殳。見殳字。

※𠄎 𠄎七七：四（4），明～視之

湯余惠，賴炳偉，徐在國，吳良寶：極。（戰國文字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10）

黃德寬等 𠄎 侯馬三二〇，明～視之

～，從示，旨（己之繁文）聲。侯馬盟書～，或作亟。參見「亟」。（古文字譜系疏證〔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64）

按：盟書中有𠄎〔三：一（6）〕，此作「𠄎」，屬於聲符互換。在上古：亟